

国产仙侠剧中男性角色的心理原型分析

——以《陈情令》为例

朱素蕊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DOI:10.61369/SDR.2025030020

摘 要：《陈情令》叙述了不同性格的男性角色通过不同的经历和体悟探寻本心的过程，刻画出了虚幻世界中的武侠男性群像。荣格的原型理论可以有效地阐释该部电视剧中男性角色的心理变化历程。本文主要运用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原型来分析《陈情令》里的主要男性角色的心理动态，深入挖掘角色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从而为理解这部作品提供新的视角。观点认为，通过对这些原型的精准把握，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角色在剧情发展中的成长与转变，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

关 键 词：原型；仙侠剧；男性角色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totypes of Male Characters in Domestic Xianxia Dramas— Taking "Chen Qing Ling" as an Example

Zhu Surui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Abstract： The TV series "Chen Qing Ling" portrays male characters with diverse personalities exploring their authentic selves through varied experiences and epiphanies, creating an ensemble of martial arts heroes in a fantastical world. Carl Jung's archetypal theory effectively explains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male characters in this dram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key male protagonists in "Chen Qing Ling" using personality masks, shadows, and anima archetypes, delving into the deeper motivations behind their actions to provide fresh perspectives on understanding the work.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precise grasp of these archetypes allows clearer visualization of character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s throughout the plot, as well as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ir inner worlds.

Keywords： archetypes; xianxia drama; male characters

玄幻仙侠剧是中国影视艺术中特有的类型之一，其上承载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浪漫唯美的理想追求。近几年，仙侠剧吸引大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人物设定方面的别出心裁。围绕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或性格传达出特定的情感、信仰、精神，继而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唤起观众心中留存的物象、形象。这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型”。

原型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通常很难捕捉到，但是可以从具体的原型意象中探究深层次的意义。荣格提出的主要原型意象包括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英雄、魔法师等。它们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具有普世性价值。从玄幻剧《陈情令》中可以看到荣格所说的具体人物原型，从表层形象到深层性格心理，逐步深入，做出心理分析。

一、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解释为：人是社会动物，为适应各种社会角色，获得某种利益，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以一种我们希望被他人所接受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这种装扮即为人格面具。它是在潜规则环境下的掩盖，其积极的一面可以让人们更快的适应生存环境，起到保护自我的作用。在《陈情令》中，主人公蓝湛一出场，一袭干净的白衣，面

部没有任何表情，给人一种端庄雅正、生人勿近的感觉。蓝湛幼时便与父母分居，终日常受蓝氏三千条家规的训戒，经此以往养成了淡漠孤僻的个性，不轻易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他生活的环境异常平淡枯燥，几乎不表露任何情绪，刻意压制自己的天性。但人格面具存在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环境或个人保护机制的作用，并不等同于自己的真实个性。直到遇见随性灵动的魏婴，蓝湛羡慕他的自由与快乐，会不自觉地向他靠近。蓝湛和魏婴间暧昧的情谊，是揭开人格面具的关键。在魏婴画出一只可爱的白兔

作者简介：朱素蕊（1996.12-），女，汉族，山东东营人，职称：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影视创作。

时，蓝湛会心一笑；在面对众人对魏婴的诋毁时，他会抛却自己的身份，毅然决然地和他站在一边；同时，蓝湛醉酒后会去偷鸡，还在木柱上刻字，他被压抑的潜意识正在被激发出来。潜意识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内驱力^[1]，蓝湛超脱面具和规则的行为都是人类的本能、欲望的显现。清冷面具下的蓝湛其实非常渴望情感，正因为存在像魏婴这样代表人性纯美的角色符号，才使他能够摒弃人格面具，展现出温暖善良的人格一面。

另外，如若人类长期依赖人格面具，会让人丢掉本我，变成异化的人。也就是说，人们为了掩盖自己不完美的一面而过分沉溺于虚假的外壳之下，真正的自我和人格面具进行激烈斗争，最终容易导致人格扭曲。^[2]金光瑶的母亲是青楼的花魁，但她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不再受到世人的嘲讽。虽出身烟花柳巷，但她却舍得让儿子学习书画礼仪。她从小便教导金光瑶，君子应正衣冠，帽子不能带歪了。受到母亲的影响，金光瑶非常注重自己的外在，时刻戴着一顶高帽，将君子的形象建构进自己的人格面具之中。他过分认同于自己的人格面具，导致他急于取得权势来获得他人认同和社会地位。在父亲金光善面前，他是卑微顺从的私生子；投奔赤峰尊聂明玦门下后，他是听话机灵的下属；在义兄蓝曦臣面前，他又变成细心体贴的义弟。他的面具纷繁复杂，不能用单纯的好与坏进行评定，只为了不被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所驱逐。在他大婚之日，被告知妻子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妹妹，但为了父亲的颜面，他只得忍气吞声。他曾经为了生存下去，回到欺辱他的金家做事，金家修士口无遮拦，可他还是低眉顺目，笑脸相迎，从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显露表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他不得不按照期望将自己伪装于人格面具之下。但如荣格所说，面具的虚假性会将人性扭曲，金光瑶的人格面具使他越来越偏执，甚至将青楼改建成观音庙，将母亲的形象塑成雕像，受万人供奉敬仰。

然而，金光瑶也在虚伪面具和真实自我的选择之间做过斗争。虽然父亲从未正眼看待过他，但他却对侄子金凌照顾有加。金光瑶记仇也记恩，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推开义兄蓝曦臣，努力传达出回归本我的希冀。荣格曾说：“个体如果想要化解由于戴人格面具所造成的个体危机必须尝试学习自我疗愈。”^[3]首先应该面对真实的自我。金光瑶的一生都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将塑造完美自我看成自己的使命，注定悲剧一场。应如蓝湛一般，在个人、社会、他人之间寻找平衡关系，合理应用人格面具的保护机制，才能在矛盾的调和过程中实现人格的整合。

二、阴影

在国产玄幻剧构造的武侠世界中，通常喜爱展示出人物非黑即白的立场，被自身人格阴影压制的角色会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反派人物”或者做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比如欺负弱小、滥杀无辜等。阴影原型是人身上最危险也最具创造性的力量，是内心深处隐藏的无意识部分^[4]。如果阴影被自我意识和社会规范一直压抑而得不到良好的处理，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5]。在人物塑造过程中，通过外貌、动作和语言将阴影原型形象化，

用来直面人性之恶。《陈情令》中温宁的外在形象是一种阴影外化的提示符号，他面色苍白、胆小怯懦，面颊上带有可怖的黑色裂纹，全身上下散发出骇人的阴郁感，与中国文化中“鬼”的意象相契合。后来为保全重伤之身的记忆和神智，只得被塑成不伤不死的傀儡，却也因此变成了人人人口中喊打喊杀的“鬼将军”。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邪恶、丑陋，如若阴影原型得不到正确的疏导，鬼往往会以一种报复、攻击、病态等恶行恶德呈现出来^[6]。温宁被害前也曾是位白衣少年，只因冠反派温氏之姓而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在他无法控制自我意识时，会变得六亲不认，逢人便杀。如剧中原台词所说，“温宁经常将各种情绪隐藏在心底，失去心神之后，将他心底的那些痛苦、愤怒、焦躁、不安，全都爆发了出来。”这体现出他的内心被压抑许久，而终爆发出人格之中的阴影一面。

剧中还有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杀人无数的薛洋，是个十足的反派、邪恶的化身。一旦事情背离他的愿望，他就会变得暴躁残虐，已然被潜意识中的阴影面完全吞噬。为了报复哄骗过他的常慈安，他会毫不犹豫地屠杀常氏满门；面对村民的嘲笑，他割掉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再不能开口。原本值得庆幸的是，他遇到了内心的一丝温暖——晓星尘，但他一方面想要得到情感的慰藉，一方面又残忍的欺骗晓星尘去杀害无辜之人。直到晓星尘知道真相后选择自杀，他心中最后的一点光覆灭，只因他陷入无尽的报复欲望中，造成人格的扭曲。他最终是正义的角色所要对抗和打败的，预示着人类的集体阴影是人类自己永远需要抗争的部分。

无论是温宁自我意识的复原，还是薛洋的偏执变态，都说明人格阴影不只具有唯一面，也不具有绝对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对阴影的认知程度。如果能够对我们自身具有清晰正面的认知，那么阴影可以使一个人的人格具有整体性和丰满性，这些本能使人富有活力、富有朝气、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魏婴潜意识中的阴影得到了自身积极的整合，并会给予自己强大的力量。否则就会像薛洋一样被阴影控制，变得执迷不悟，最终被完全吞噬。在现实社会之中，阴影虽然是人们心底最无法直面的人格一面，但正因为阴影的存在，人们才能在不同人格面的斗争过程中塑造更加完善的自我。正如武侠文化中常提到的“道本无正邪，人心分善恶”，真实的人不应偏执于一端，应正视阴影，努力实现阴影转化。

三、阿尼玛

阿尼玛代表了内在与男性的集体无意识中、通过遗传方式留存的女人的一个集体形象，男人借助于此得以体会到女性的本质。^[7]《陈情令》作为一部中国特有的电视剧剧种——古装仙侠剧，在剧中能够看到许多中国文化的缩影。中国古代的女子被要求居于家中相夫教子，性格温顺、保守，表现为阴柔之美，所以古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虽然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愈发独立自主，人们对于女性的性格特征的要求也较古代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是留存在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传统女性道德观依

然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点在剧中有明显体现。魏婴的师姐江厌离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古典女子，她性格温润细腻，不喜争抢。在家中，顺从父母，经常亲手做羹汤，体现出中华民族女子贤惠持家的优良传统美德；面对被收养的弟弟魏婴时，会默默的帮他剥好莲子，或者如同母亲一样温柔抚摸他的额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母亲常以知性宽容、细心呵护的形象出现，如孟母、魏芒慈母等。江厌离的形象其实是一种中国人心中阿尼玛原型的普遍象征形式，如荣格所说，“在想象的作品中原始意象以可视的形式呈现”这种形象主要体现出魏婴投射在师姐身上的母亲原型。

荣格认为男性心中的阿尼玛发展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以神话中的夏娃为代表，即为男性的恋母情结。魏婴在幼时就离开了母亲，在记忆之中对亲身母亲只剩下一些零星模糊的片段。后来被江家收养，江氏主母虞紫鸾性情冷淡，对待魏婴极其苛刻，所以他极度渴望母亲的温暖。魏婴绝大多数的成长阶段都是江厌离陪他度过，同时江厌离的角色形象具备与母亲相关联的绝大部分特质，如怜悯、关怀、宽容，具有牺牲精神等，所以填补了魏婴心中的母亲原型外壳，构成了具体意象。母亲往往是男性阿尼玛的化身，魏婴将自身阿尼玛原型投射到师姐身上，所以才会出现撒娇、拥抱等孩子和母亲的互动行为。另外，师姐身上的女性特质尤为明显，例如柔性，女人的温柔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忍和坚强；同情心，师姐性情悲悯，同情弱者。这些女性特征实质是魏婴男性人格下的阿尼玛成分。因为自身的强大而遭遇众人排挤污蔑时，他没有选择报复或是逃避，而是努力寻求真相还自身清白。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营救无辜的温氏妇孺，甚至不惜背上十六年骂名，他自然流露出的女性特质正是自身“阿尼玛”的印证。

其次，《陈情令》的故事主线主要围绕魏婴和蓝湛两位男性角色而展开叙事，反映了中国大众文化中重要的性别机制。这涉及到伊芙·科索夫斯基·赛吉维克建构的“同性社交欲望”概念，包括男性在彼此欣赏、结为兄弟、报答恩情或相互竞争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情感。^[8]为了巩固男性社会地位，他们会以朋友、敌人、上下属等关系模式自觉形成同性同盟。魏婴和蓝湛作为兄弟、知己关系，互相支持和帮助，彼此救赎，甚至甘愿牺牲自我保全对方，在这种互动模式之中维持彼此的亲密关系。这种兄弟间的暧昧情谊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受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同性社交欲望与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互补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如果某人心中的阿尼玛或者阿尼姆斯过度发展，就会在同性

之间产生吸引力。在同行社交欲望的基础之上，赋予男性过度交往的合理性，并引发出对该剧中两位男主间性欲的联想。阿尼玛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神话人物海伦为代表的性爱对象，剧中不止一次出现蓝湛赤身站在水中的画面，同时象征着温顺、洁净的兔子是蓝湛最喜欢的动物，兔子有时也代表对性欲的控制或者与女性孕育功能联系在一起，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称颂男子“陌上人如玉”的气质，这些合力构造出蓝湛显露于表现的阿尼玛特质。剧情中魏婴殒身于崖底后，蓝湛苦寻其三年未果，还不得不默默承受蓝氏的戒鞭惩罚，十六年后魏婴归来，蓝湛毅然决然的和他站在一起。与此同时，蓝湛得知魏婴剖丹真相后流下的泪水也给这种兄弟情谊提供了情欲化解读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之中，拒绝女色是展示侠义之士男子气概的方式之一，通过蓝湛和魏婴二人互动关系的变化以及各自男性立场的调和与较量中，男性同性社交欲望和男性同性恋之间的纽带就此彰显出来，男性潜意识深处阿尼玛原型也就此与自身的人格融为一体。

四、总结

人类人格中各结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如若人格面具等外显心态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无意识之中会用内倾心态，如阴影作为补偿。阴影中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摘除人格面具，内倾人格得到整合，那么就会得到一个真实、超越自我的自性化的人。剧中隐藏着荣格所说的“原型石”，是神秘的阳性能量的象征^[9]。魏婴是典型的武侠世界中的中国式英雄原型，其创造的“阴虎符”具有操纵生命灵魂，甚至是死灵的强大作用，即为荣格所说的“灵魂宝石”，这也正是各大世家争相抢夺的无上宝器。在本剧大结局处，魏婴摆脱一切污名，选择浪迹天涯，最终阳性能量被英雄整合，江湖恢复了平静安宁。看似是实现了自性道路，但是归根究底还是在生与死、利与益、个人情爱之中徘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大我和升华。

但是心理学理论不能断章取义，它要求人们将每个故事（包括所有重要的人物、场景、情节、意象、语言特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一个心理变化的全过程来看待。就《陈情令》而言，其中魏婴在重生前后的自己以及对待身边的其他角色的态度、方式等都是不同的，内心中的阿尼玛原型也需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作不同看待。应以更加全面的视角继续深入分析东方仙侠剧。

参考文献

- [1] 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研究》[M] 米娜贝尔出版社,2000.
- [2] 李婷婷. 隐秘的角落：面具下的异化人生[J] 社科纵横,2020,35(10):129-133.
- [3] 施丽英. 从伪装到真我——人格面具理论下的《赎罪》[J] 牡丹,2017,(17),70-72.
- [4] 向倩. 荣格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基于性别批评视角的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2012.
- [5] 范红霞,程钢,马逸群. 人格阴影的形成、表现及面对阴影的态度[J]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5,(10):50-54.
- [6] 滕静.《聊斋志异》中鬼的阴影原型[J] 长城,2014,(10):153-154.
- [7] 刘志荣. 阿尼玛变形记——马华作家张贵兴小说《赛莲之歌》的分析心理学解读[J] 中国比较文学,2015,(01):129-143.
- [8] 薛英杰. 欲望的缺席与在场：电视剧《琅琊榜》的性别机制[J] 妇女研究论丛,2016,(01):90-96.
- [9] 李湘晖,张蕾文.《复仇斗争中的自性化之路》——《复仇者联盟》电影的荣格原型意象心理分析[J] 文教资料,2020,(03):100-102.